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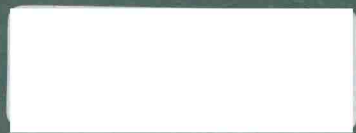
A Collection
of Chinese
Prose
Since 1949

新中國
散文典藏



第七卷

The Seventh
Volume



主编
王景科



山东友誼出版社

新中国 散文典藏

第七卷

主编 王蒙

 山东友谊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中国散文典藏. 第7卷 / 王景科主编. -- 济南:
山东友谊出版社, 2015.3

ISBN 978-7-5516-0783-4

I. ①新… II. ①王…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47493号

封面图: 田忠泉

责任编辑: 胡群

艺术设计: 姜海涛

主管: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集团网址: www.sdpress.com.cn

出版发行: 山东友谊出版社

地址: 济南市英雄山路189号 邮政编码: 250002

电话: 出版管理部(0531)82098756

市场营销部(0531)82098035(传真)

印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版次: 2015年4月第1版

印次: 2015年4月第1次印刷

规格: 640mm×960mm 1/16

插页: 6

印张: 26.75

字数: 290千字

定价: 75.00元

(如印装质量有问题, 请与出版社出版管理部联系调换)

策 划：丁建元

主 编：王景科

编委会：王兆胜 张清华 王光东 王剑冰 王景科 丁建元

姚文瑞 李登建 马瑞芳 谭好哲 刘烨园 杨守森

孙书文 张丽军 王 谦 张亚欣 石耿立

目录

王宗仁

藏羚羊跪拜 /001

女兵墓 /004

雪山无雪 /010

情断无人区 /048

徐成森

百代过客 /089

梦幻泸沽湖 /094

少年穿过广场 /099

章永顺

夜读中国 /104

敦煌的色彩 /108

周同宾

天籁 /112

饭场纪事 /116

土地梦 /121

马蹄塘纪事 /132

那些天,吃饭不要钱…… /142

李天芳

千里 /151

种一片太阳花 /161

无噪音的长安街 /165

大海拾零 /167

寂寞的青海湖 /184

蒋子龙

赛里木湖畔 /190

南疆短章 /201

颖影 /208

武夷灵人 /218

慈祥的火 /225

冯景元

藏说 /232

张秀枫

雪的自由 /238

春天的背影 /240

都市大秧歌 /243

江之舞 /246

雷抒雁

分香散玉记 /250

履痕 /256

麦天 /259

那一片消失了的苇塘 /263

舌苔上的记忆 /267

马瑞芳

等 /271

高兰先生 /277

煎饼花儿 /285

美国女博士和中国老太太 /294

祖父 /303

叶文玲

城市的明眸 /314

菊乡的小屋 /319

美韵无限千岛湖 /324

未圆之梦 /328

乌篷摇梦到春江 /347

冯骥才

逼来的春天 /350

冬日絮语 /355

苦夏 /359

秋天的音乐 /363

时光 /368

戴永夏

济南的春天 /371

落花吟 /374

陈志泽

南音这一条溪 /377

吴若增

到康桥去 /387

鸽子 /390

晴空里有一只大鸟 /395

涉过生命之河 /398

小提琴的回忆 /401

藏羚羊跪拜

这是听来的一个西藏故事。发生故事的年代距今有好些年了。可是，我每次乘车穿过藏北无人区时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这个故事的主人公——那只将母爱浓缩于深深一跪的藏羚羊。

那时候，枪杀、乱逮野生动物是不受法律惩罚的。就是在今天，可可西里的枪声仍然带着罪恶的余音低回在自然保护区巡视卫士们的脚印难以到达的角落。当年举目可见的藏羚羊、野马、野驴、雪鸡、黄羊等，眼下已经成为凤毛麟角了。

当时，经常跑藏北的人总能看见一个肩披长发，留着浓密大胡子，脚蹬长筒藏靴的老猎人在青藏公路附近活动。那支磨得油光闪亮的杈子枪斜挂在他身上，身后的两头藏牦牛驮着沉甸甸的各种猎物。他无名无姓，云游四方，朝别藏北雪，夜宿江河源，饿时大火煮黄羊肉，渴时喝碗冰雪水。猎获的那些皮张自然会卖来一些钱，他除了自己消费一部分外，更多地用来救济路遇的朝圣者。那些磕长头去

拉萨朝觐的藏家人心甘情愿地走一条布满艰难和险情的漫漫长路。

每次老猎人在救济他们时总是含泪祝愿：上苍保佑，平安无事。

杀生和慈善在老猎人身上共存。促使他放下手中的杈子枪是在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以后——应该说那天是他很有福气的日子。大清早，他从帐篷里出来，伸伸懒腰，正准备要喝一铜碗酥油茶时，突然瞧见两步之遥对面的草坡上站立着一只肥肥壮壮的藏羚羊。他眼睛一亮，送上门来的美事！沉睡了一夜的他浑身立即涌上来一股清爽的劲头，丝毫没有犹豫，就转身回到帐篷拿来了杈子枪。他举枪瞄了起来，奇怪的是，那只肥壮的藏羚羊没有逃走，只是用企求的眼神望着他，然后冲着他前行两步，两条前腿扑通一声跪了下来，与此同时只见两行长泪从它眼里流了出来。老猎人的心头一软，扣扳机的手不由得松了一下。藏区流传着一句老幼皆知的俗语：“天上飞的鸟，地上跑的鼠，都是通人性的。”此时藏羚羊给他下跪自然是求他饶命了。他是个猎手，不被藏羚羊的企求打动是情理之中的事。他双眼一闭，扳机在手指下一动，枪声响起，那只藏羚羊便栽倒在地。它倒地后仍是跪卧的姿势，眼里的两行泪迹也清晰地留着。

那天，老猎人没有像往日那样当即将猎获的藏羚羊开宰、扒皮。他的眼前老是浮现着给他跪拜的那只藏羚羊。他有些蹊跷，藏羚羊为什么要下跪，这是他几十年狩猎生涯中唯一见到的一次情景。夜里躺在地铺上他久久难以入眠，双手一直颤抖着……

次日，老猎人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对那只藏羚羊开膛扒皮，他的手仍在颤抖。腹腔在刀刃下打开了，他吃惊得叫出了声，手中的屠刀咣当一声掉在地上……原来在藏羚羊的子宫里，静静卧着一只小羚

羊,它已经成型,自然是死了。这时候,老猎人才明白为什么藏羚羊的身体肥肥壮壮,也才明白为什么要弯下笨重的身子为自己下跪:它是求猎人留下自己孩子的一条命呀!

天下所有慈母的跪拜,包括动物在内,都是神圣的。

老猎人的开膛破肚半途而停。

当天,他没有出猎,在山坡上挖了个坑,将那只藏羚羊连同它没有出世的孩子掩埋了。同时埋掉的还有他的杈子枪……

从此,这个老猎人在藏北草原上消失了,没有人知道他的下落。

女兵墓

深秋的黄叶，在寂寥的天空凄凄飘落。我走进这覆盖着碎石、荒草的枯原，寻找昔日的梦。

是找她吗？——一个长眠在世界屋脊上的女兵。

是。又不全是。

军营生活二十七载，我从南到北走过不少地方。每到一地，我都有个习惯：瞻仰烈士陵园。站在那圣洁的纪念碑前，望着那一座座坟茔，我常常对那些遗骸天涯、埋骨他乡，以山河为归宿的前辈、同辈烈士们，产生一种深切的敬意。

这里便安睡着一位我尊敬的女性。我捧着从那曲镇上藏胞家里买到的一束雪莲花，踏着铺满野花的小径，终于找到了她：广袤的草原上，一堆小土丘……

你还记得吗？在你离开你倾心热爱着的这个世界时，是我抱着你啊！我敢这样肯定：你那时是第一次被一个大男人抱着。我也是

第一次抱起了一位姑娘的躯体!

你是会记得的。你当时的眼睛曾向我透露出怎样强烈的神色!

那时,我是一个入伍不到一年的、跑车的司机。你呢,团卫生队一个普普通通的卫生员。你头顶上有一颗闪亮的五角星,军装外总系着一条棕色的宽皮带,在军人的世界里,你是一个普通的分子,只有那个左肩右斜的红十字药包,显示着你有与众不同的妙手回春的本领。当时——五十年代初期,在这条进藏的风雪路上,你是为数不多的汉族女人之一。以前我并不认识你,只是那天我从兰州新兵营拉了一车进藏的战友时,才看到了你。你作为护送战士的医生(领导确实是这样告诉我的),同车前往。至今,你留在我脑海里的一幅清晰的图像是:你太忙了,简直可以说世界上再没有第二个人比你忙。车上三十五个新兵,出发后每天你都要给他们量两三次血压。车子过了日月山,几乎每小时你都要拿上测压器,像过筛子似的,给每个战士量一量,连我这个在青藏线上已经跑了三趟的“老兵”,你也不放过。同志们有些不好意思了,觉得自己这牦牛似的身体用不着这样多事。你不依,板起脸很严肃地说:“‘牦牛’也不行!高山症对谁都不客气。”一车人全老实了,包括我这个“老兵”,都乖乖地把胳膊伸到你面前,任其测量、记录。

唐古拉山巅出奇地冷。我停车小憩,加油加水。你照例跑上跑下地为战士们检查身体。冷风吹不干你脸上的热汗……

就是在这时候——我终生都会记得它——一九五五年十月二十五日中午一点一刻,不知从哪里飞来一颗流弹,车上站着的一个新兵应声倒下了。

山腰的崖洞里伸出了一支杈子枪……

大家马上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土匪用罪恶的枪口瞄准了我们这辆军车。流弹还在继续飞来……

你是第一个发现敌情的哨兵。你冲了上去，毫不犹豫地冲了上去！抱住了那支杈子枪，死死地抱住了！那枪口离汽车不过几十米。当时，你如果不这样办，别的任何办法都不能保证车上的战友不会再倒下去。

剩下的三十四名新兵全冲上去了！他们手无寸铁（还没有给他们授枪哩），硬是用三十四双拳头捣毁了敌人的老窝，活捉了三个土匪。当大家把你从杈子枪上抱起来时，你已经奄奄一息了……

我开着车像飞一样向拉萨驶去。你需要住院抢救，时间就是你的生命！我把浑身的劲都用在了右脚尖上，狠狠地踏着油门，巴不得让汽车轮子离开地面飞起来！

那曲镇，飞车而过；

二档山，乘着风去……

你的伤情毕竟太重了！当我开车行驶到藏北高原上时，不得不停下了车。你在这里走完了自己一生的路程。你留下了你的未来，留下了你的幸福，留下了你的幻想，也留下了你那颗永不停息的搏动的心！

我不相信你会这样离开我们，绝对不相信！我太激动了，抱起你，拼命地把你呼唤！可是，我不知道你的名字，车上没有一个人知道你的名字。我只能喊：“同志！同志！”我第一次感到了“同志”二字的金贵。任我喊破喉咙，你并不睁开眼睛。我还是大声喊着，奇迹

出现了,你到底被我唤醒了,睁开了美丽的眼睛,长长的睫毛闪动了几下,望着我,还有周围的同志,笑了!围着你的同志也都笑了。

我们太愚蠢了,也太老实了!没有抓紧时间就在你睁开眼睛时,和你说上几句话。结果你很快又闭上了双眼,再也没有睁开。我把你紧紧地抱着,我恨自己作为一个司机,未能把你送到那起死回生的地方,我巴不得让自己跳动的心律传导于你身上,让自己的呼吸将你唤醒……

可是,一切都是枉然!你还是远去了。在被你掩护的一车战士中,你几乎什么都没有留下。没有姓名,没有籍贯,没有遗嘱!

我拿出随车带的十字镐,同志们轮流掘土,给你在草滩上找了安身之地。我取下了你至死仍紧握着的测压器,本想把它捎给你的家乡,送给你的亲人。可是,怎么捎去呢?思来想去,还是让它伴着你去远行吧!女战士,瞧你睡得多么安详:躺在草原露营,枕着寒风长眠。身盖六月雪被,脚蹬无名小溪。我知道,你只有躺在这里,只有这样躺着,才能心安理得地合上双眼。

时隔一月,我完成了任务,返回到藏北高原。我特地将车停在路边,步行去看望你。你的坟包还是那么一堆普普通通的黄土。所不同的是,坟前立了一块无字碑。一瞬间,我的感情,我的心涛,像海潮一样澎湃起来。无字碑?谁立的?是不会写汉字或者连藏文也不会?还是不知道女战士的伟绩的人?……我忽然明白了,全不是。只因为你是一位无名的兵,人们只能给你立块无字碑。

我给你的身上盖了一把新土,又深深地给你鞠了个躬,和你用心告别。

不知为什么,就在我转身返回的时候,我忽然想起了黄继光。你和他一样,都是迎着敌人的火力点冲上去,用胸膛堵住了那喷吐着罪恶烈焰的枪口。他,成了全国上下妇孺皆知的英雄。可你呢?默默无声地长眠于世界屋脊。又有谁知道你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所闪耀出来的火花?

委屈你了!我们的女战友!

作为一个目睹你伟大壮举的人,一种内疚深深地折磨着我。我甚至恨自己,为什么不是一个记者,或是一个作家?这样,我会为你大书特书。这一夜,我没有赶路,投宿在你坟包附近的黑河兵站,一夜未寝。

次日,天一放亮,我又返回你的墓前,掏出钢笔,在那块无字碑上连描带画地写下了五个字:

高尚的女兵

二十多年来,在我心中的天平上,你的名字始终像黄继光一样光荣、伟大。不论是三年困难时期还是十年动乱期间想到你,也不论给同辈人还是给我的孩子们讲起你,你的行动所产生的激奋人心的力量,总是会强烈地震撼人们的心!

只是,有一件事常使我挂记,使我不安:那块无字碑还在吗?我写的那五个字呢?……我担心岁月会磨去那碑及碑上的字,更担心你的形象会被人们淡忘。

女战友,我现在回到了你的身边。我是去西藏边防执行任务、专

门拐进来看望你的！使我兴奋的是：一个无名的战士，终究被更多的人记住了。你的坟包变大了，而且用洁白的灰浆慢了顶。墓前的一棵青松长得有两层楼高了。松树下，依旧立着那块无字碑，碑上的五个大字已经被人镂刻在上面了。字迹一点也没变形，还是我写的字。

我深深地向你鞠了一躬，在你身边站了足足有半个小时。

昨晚，藏北高原落了今年的第一场新雪。好同志，雪花一定又打湿了你的衣服、被褥，你冷了吧！让我给你的坟上培层新土……